

新中華叢書

抗戰史料彙刊

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

蔡汝霖撰述

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抗戰史料彙刊

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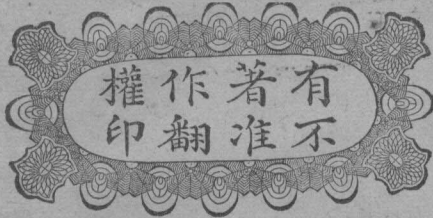
蔡汝霖撰述

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
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

新中華叢書
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 (全一冊)

◎ 定價 國幣 一元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撰述者 蔡 汝 霖

發行人 姚 戟 楣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序一

予於去秋由衡脫險，隻身抵郴後，自願任務未遂，而妻孥亦不知所往，於國於家，愧無以釋；中心抑鬱，匪可言喻！原擬稍事調養，告假西行，又蒙薛長官伯陵提攜，命充新二十師參謀長職。身既許國，何敢顧私，遂赴湘南。新田到差未幾，遇老友劉啓超君，亦來同師政治部工作，舊雨欣逢，彼此過從益密。常與縱談衡陽保衛戰經過情形，劉君每以勦成專書相懇，余以謔陋不文，未有應也。嗣以劉君之鼓勵督促愈勤，乃稍稍追錄前事，日久既具顛末，輒由劉君予以整理，潤色成章而成是篇，以供國人注意衡陽之戰事與將來編訂抗戰史蹟者有所取資焉。微劉君之力，余決不能撰成是書，此則不能不於此深致謝忱者。惟余以一介武夫，少習文事，益以督戰槍林彈雨之內，指揮戰雲彌漫之間，究不免限於見聞，蔽於耳目，致多少英勇事蹟，無法宣揚；雖經追憶增述，仍不免掛一漏萬之憾。但所敘咸爲當時處境事實，未敢虛構一語，痛定思痛，慨而陳之，知我罪我，均未遑計。敬祈黨國先進，各方袍澤，幸勿以明日黃花視之，而予以匡謬，幸甚幸甚！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蔡汝霖識於樂昌軍次

序一

倭寇於發動太平洋戰爭以來，兇殘不可一世。自三十二年七月一日盟軍開始反攻後，軸心強盜，深感東西呼應不靈，尤以倭寇疲於奔命，且蘇聯陳兵西伯利亞，虎視三島，而在西南太平洋各重要島嶼，既被盟軍擊破，在中國南部之陸軍，形成甕中之蠶。因此倭民恐懼，反戰心理益亟，軍政各界，紛紛責難內閣。東條詞窮理絀，無法應付；為轉移國內外視聽，乃發動另一企圖，不惜卑躬屈節，獻媚蘇聯，延長倭蘇漁業協定，減輕北面威脅，抽調原駐屯東北防蘇之兵力十一個師團，集中武漢，企圖打通粵漢鐵路，濟海運之窮，準備撤退時之通道，並藉以鎮壓國內外民心士氣。遂於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大舉向我湘北進攻，六月二十三日進逼衡陽，而衡陽保衛戰亦於是日開始。此乃倭軍發動攻勢之大概原因也。

第十軍奉命保衛衡陽，余友蔡汝霖君奉命督戰。衡陽保衛四十七天之結果，不特開我國抗戰以來保衛戰最激烈支持時間最長久之第一次，其戰果更非既往戰役所及；（一）打倒倭國少壯軍人派強硬內閣之東條，影響及於倭國不安定之內政；（二）消滅倭寇三萬餘生力軍，減少續攻之力量；（三）

阻滯倭軍進攻之時間，我後方得以從容部署；（四）使敵不敢正視粵漢路，不得不轉移目標，延長戰綫，藉以分散敵人之兵力；（五）博得同盟國之好評，無形中提高我國國際地位。

總之，衡陽失守，關係戰略，與保衛衡陽本身無關，其在敵人之企圖與國際間情形之複雜，吾人不可不注意此次敵人進攻之原因而有所研究。如何研究？因本書限於保衛衡陽戰鬥及指揮官態度與士氣之描寫，恕不深談，惟希望國人對國際觀察，須放大眼光，從事實方面看清楚，勿過於主觀，免得上當！

蔡君係余老友，客冬奉派任新編第二十師參謀長，未幾余亦奉調同師政工，舊雨重逢，作數日談。衡陽守衛戰四十七天，蔡君身歷其境，且兼砲兵指揮官，全盤戰鬥，莫不了然；因而聆悉彼在當時之情形，與衡陽四十七日保衛戰詳細經過，幾聽不欲捨。如此富有革命精神具有歷史意義之談話，決不敢自私，余乃樂爲整理付梓，藉餉讀者。

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一日 劉啓超謹誌於粵樂昌栗門軍次

守城將領名錄

陸軍第十軍軍長

方先覺

參謀長

孫鳴玉

第三師師長

周慶祥

預備第十師師長

葛先才

第一九〇師師長

容有略

暫編第五四師師長

饒少偉

第九戰區派駐督戰官兼砲兵指揮官

蔡汝霖

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目錄

序一

序二

一 衡陽戰鬥前的兵力配備

二 敵我戰法

戰鬥開始

火攻

敵人聲東擊西

誘我出擊

五花八門

離間我軍

四面砲擊

攻氣

三 一般狀況

在指揮所裏

生活情形

衡市上空

空中運輸

義民

缺乏兵員

糧彈 可憐的受傷者

希望援軍

一批俘虜

最後關頭

問題的討論

緊急會議

五 失望的尾聲……

不談援軍

城陷前夕

被難經過

脫險經過

……三六一四二

四十七天衡陽保衛戰

一 衡陽保衛戰前的兵力配備

第十軍奉命保衛衡陽，而所轄的兵力，計有預十師、一九〇師（新補充兵二千人）、五十四師之一團（原任務守飛機場）及戰車砲兵一營。余奉命到衡督戰，與方軍長先覺見面時，彼此寒暄後，即談及衡陽除一面臨江外，三面皆平地，無險可守，且無準備工事，前幾天看地形愈看愈覺戒慎。旋偕同視察臨時準備工事，心更爲之悸，因念守城專恃砲兵，乃參詢本軍砲兵數量及口徑狀態如何？方說第十軍原有野戰砲十二門，已留守備長沙，你係砲兵出身，當能代想辦法。余答以除呈請配屬外，別無他策。是日正午忽據報有砲兵向邵陽方向進發，調查後知爲七十四軍砲兵營，方即擬代電派副官乘汽車前往交涉留衡作戰，惟因指揮系統不同，經幾度來往，均被拒絕。後呈請長官電令，始由濱陂橋返衡準備參戰。時四十六軍新十九師山砲一連，因留駐衡陽（該師原駐在衡已調廣西），飭令協同守城。此乃衡陽戰鬥前，兵力之大概情形也。

二 敵我戰法

戰鬥開始

六月中旬，敵陷長沙湘潭後，集其新由東北調來之兵力，竄經衡山，直逼衡陽。一個戰時湘南僅有的繁華都市，戰雲密佈，殺氣騰騰，空氣頓呈緊張，似有鳥飛不下，獸鋌亡羣之象。我守城方軍長所率約四萬兵力，八面部署，決以一死保衛衡陽。我即協同美砲兵教官偵察砲兵陣地（後彼即返桂）惟苦於兵力不敷分配，第三師雖奉令參加，在湘潭尙未回衡，除西南西北外圍及江東岸一帶，予以少數兵力準備迎戰外，餘均以衡陽近郊爲中心並加強核心兵力，充實各種準備。二十三日下午敵侵泉溪市，我五四師饒師長少偉率部奮勇迎擊。第三師正由湘潭向衡陽轉移途中。傍晚，泉溪市戰鬥愈激，一九〇師容師長有略，奉令率部由市區東渡，協同五四師阻擊五馬歸槽之敵。嗣轉戰至橡皮塘，敵一面由東洋渡搶渡，一面由大堡向市區合圍。此時第三師二團已趕來參戰，八團被阻於城外，幸美砲兵一營亦及時趕到，雖有二分之一被阻，未能加入戰鬥，但在江東岸經三晝夜激戰，打得敵人不敢越雷池一步。我對方軍長說：『一九〇師僅新補充新兵二千多人，五四師又只一團，另外一團在零陵，經此三天

激戰，戰鬥力仍很強悍，誠出人意表。」方說：「嘿！你看我這邊的兵，在陣地上如同釘子釘住一樣，整日在砲火之下，動也不動，纔真強呢！」正說話間，忽得電話報告，江東岸五四師二營失了連絡，此後五四師僅留步兵一營與少數直屬部隊而已！我笑着說：「五四師好比一個老頭帶着一個孫子，兒子死了，媳婦更不要談，但是這位老頭，確是老當益壯，而對守衡陽的供獻並不亞於其他各師。」

在開始部署時，已料定敵人攻擊點，必選定西南地區。方軍長曾對我指示說：西南地區，特別注意。我因砲兵數量過少，凡預期敵攻擊點，均須用全城砲火方能勝任，不可首先以砲兵主力指着這方向。戰鬥開始時，各部隊均以私人感情多紛紛向余要求準備砲兵火力，各說所守陣地之重要。容饒兩師長均係余老同事，余以砲兵指揮官地位，祇能顧及全盤，決不能以私人感情有所偏袒。在電話震耳欲聾，舌敝唇焦之下，又不得不予以振奮，祇好說，砲兵乃以挫敵銳氣，達成最後任務爲目的，無論那方面來，決以多數量砲火使敵聞聲即止，請放心……

當時敵人的確銳不可當，我江東岸阻敵銳氣已達，遂將容饒兩師長所部由西岸砲兵掩護，於滿天星斗，曉風習習之際，撤至市區。敵因衡陽包圍已成，隨集中兵力猛攻五桂嶺（葛師長陣地），槍砲齊發，彈落如雨，企圖一鼓作氣，攻下衡陽。方軍長早已判知敵人之企圖，欲阻其猛攻，必須高級指揮所

接近第一綫。爲發揚砲兵威力及振作士氣計，遂設軍及砲兵指揮所於五桂嶺之湘桂路局，一同坐鎮前驅，靜以待敵，激戰數日之久。敵人不拘手段與方式，其每次攻擊約達十餘小時，前仆後繼，均被我猛烈之砲火與步兵沉着之手榴彈，俟敵進入我陣地前予以合力打擊。當時槍聲手榴彈聲均被大砲聲所掩蔽，誠如唱戲的武場，只聞一片殺聲，戰鬥之慘烈爲從來所未有。這場血戰，敵暴尸重疊，不下千餘具。我以督戰官之地位電慰葛帥長說：『如此惡戰，殺敵特多，你太不客氣了。』他答覆說：『他要我們的命，我肯輕饒他嗎？』（一笑）敵銳氣既挫，猛攻遂告終止。余時笑謂方軍長說：『兵法云：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」攻者本爲主動，守者爲被動，今則適相反：敵人此次攻擊方向，早爲軍長所預料，且工事堅強，火力旺盛，又係我精銳部隊所守備，敵人行動，均被我方控制，無異敵人亦歸軍長指揮。如此蠢笨之敵，殊令人可笑。』方軍長聞余語，怡然微笑，並說：『如此說來，我乃司命之神了。』其時在旁邊的孫參謀長鳴玉，亦興奮地說：『敵猛攻三天不下，銳氣大挫，衡市更固若金湯，且我們已殺了一個不堅守陣地的營長，士氣大振，保險衡陽已不要緊了。因選擇指揮所的位置時，即注意迎敵而制敵的這一點，纔能收穫這樣的戰果。』余因欲遂督戰工作，又要指揮砲兵，所以砲兵指揮所始終隨同軍部行動。爲了針對敵人的第二步新攻勢，我們又把指揮所遷移到城內中央銀行的防空洞裏。

火攻

敵苦於首次攻擊的失敗，乃改變其詭計，施行火攻。遂以飛機投擲大批燃燒彈，每日軋軋的飛機聲與隆隆的砲聲，上下呼應，震破了天空。燃燒彈落下，大火熊熊，萬丈紅光，全城化爲火海，尤以房屋坍塌與生靈塗炭，極盡人間慘狀。在極度緊張的空氣下，孫參謀長東奔西跑，指示着救火；顧此失彼，火勢蔓延。但我們仍在中行門前站着，看輸送部隊與砲兵的馬匹紛紛向未發火的地方遷移。在非常緊急時，忽有敵砲彈正落在我們面前，幸未爆炸。地面聲音嘈雜，鬧得不能聽見天空的敵機聲。突然又投來了一個燃燒彈。假如是爆炸彈，我們早已成爲肉醬，皇天有眼，趕快跑入防空洞。誰都知道，這是敵人陰謀，用火來燬滅我們的戰鬥員和糧彈。本來事先就準備了一種唯一的對策，就是使用隔火手段，每隔一幢屋，自動拆除一部份，使屋與屋脫節，火力不能擴大，易加撲救，則建築物尙能倖存一部份。但是城內的消防隊早已隨着市政府撤退了，而戰鬥員兵各有任務，不能抽調；又無救火工具，且不忍自毀民房，計劃僅是計劃而已。所幸彈藥原已置於防空洞內，尙無顧慮；糧秣則爲權宜計，嚴令各部搶運置於空地或馬路中間，並掘挖臨時地溝，盡量窖藏，縱中敵彈，損失亦是有限。至我們的住所，隨着火勢的蔓

延在一定區域內東西搬移，一夜之間搬了四五次。彭高麥克負說：『我們這是流亡政府。』我說：『這比看火燒紅蓮寺好的多。』說得大家啼笑皆非。唯一是希望快點燒完，免得斷續不盡，使人悶塞透不過氣來。我們雖然作了火城中的流亡者，而精神的興奮，同仇敵愾的心理，更百倍疇昔。乃將中行防空洞及鐵連洞的三間樓房週圍救護保留，作為固定指揮所，行內地下室則為我的砲兵指揮所。可見敵人僅能燬滅我們的物質，決不能摧毀我們的精神，今天是如此，日後還是如此……。

委座知道衡陽被燒，關懷着戰士們的住宿，來電指示說：『要利用已炸之木板，搭蓋棚屋，用破門板作上蓋，用碎磚作牆，既能避風雨日光，又能防炸彈的破片，切不要讓士兵們露宿。』在懇切的訓示之下，我們就這樣的又重新建設着衡陽。

敵人聲東擊西

敵人於三日大攻後，突然停止了進襲。站在雁峯寺上，可以遙遙看到江東岸一帶的敵人，忙於捆紮木板及汽車內胎，集結渡河材料，似有渡河的模樣，企圖吸引我各方守備部隊，加強於沿江一帶，再由他處乘隙進攻。在這種靜寂的空氣中，形勢上却顯得非常緊張，「山雨欲來風滿樓，」各方的電話

紛紛報告，敵人似欲實行強渡了。但是，我們却非常的懷疑，軍事的行動如疾風迅雷，秘密靜肅，這是軍家必守的原則，敵人要強渡，爲什麼還彰明較著告訴我們呢？經過這一番研究之後，我們判斷敵人是別有用意。遂令各部冷靜的注視，嚴密的防範，尤須注意敵人夜間行動，靜以觀變；毋因敵之不攻，而稍忽略；全恃我之戒慎，不可攻。等待一兩日的結果，敵人的強渡毫無消息。以各方不斷的攻擊事實證明，敵人陰謀轉移我們的視線，想利用聲東擊西的慣技，可是又失敗了。

誘我出擊

敵人企圖轉移我們的視線失敗以後，接着而來的戰法，是僞裝退却，誘我出擊。在七月中旬前後，敵原配備在西南地區的砲兵，撤至江東岸，在西北地區的砲兵撤過草河，並在末河及草河各架浮橋一座。砲兵過河後，即在東車站及望城坳一帶佔領陣地。傍晚，所有輜重騾馬及大批僞裝部隊，燈籠火把，旗鼓聲張，分兩路過末河、草河，並在江東岸及歐家町、望城坳等地縱火燃燒。未幾即聞望城坳一帶步槍機槍聲並作，好像已與我援軍接觸了；至次晨，四面寂然無聲，又好似西綫無戰事，敵已退却完竣的模樣。我各方守軍爲此情況蒙蔽，紛紛要求出擊。當派人偵察，則僅有少數敵人。我們的指揮所對此

情況首則驚笑，繼則懷疑，始終未敢輕舉。因為敵人撤退縱火，以表示集合地點及通過路線，雖為敵人撤退之慣例；但人聲嘈雜，大張旗鼓，則為軍家所最忌。若別無用意，決不致如此。在西北一帶，我方並無援軍到達，八團雖在該地帶集結待命，但因兵力單薄，絕不能與敵人以致命打擊。兵法云：『利而誘之，亂而取之。』不可不慎。且外圍尚有少數敵人，更不能輕易出擊。我們研究到這裏，方軍長說：『假如我們能有一團多餘的兵力，決不如此輕易放鬆敵人，但現在守城的兵力尚不敷分配，奈何！』我當時說：『敵人詭計多端，不可不慎重將事。方軍長很同意，遂決定不出擊。當時後方謠傳敵人已退却，各處鳴炮慶祝，恐即因此誤會。』方對我說：『我們不出擊則可，但彼此均不必向上報，你以為如何？』我當答以決不能報。假若上峯對此情況不明瞭，一時判斷不正確，反誤戎機。大家領首默然！

兩天後，長官忽來電追詢敵人由草河架浮橋撤退的情形。而方軍長以為是我所報，提出質問。我答覆並未報告，究不知此電的原因何在。孫參謀長當時大不以為然，並說難道長官還派有諜報人員在此不成，態度非常難看；因為我是長官派來的督戰官，有話亦無法聲明，是以不歡而散！

敵潛伏外圍，偽裝退却，誘我出擊，到了第三師八團由外圍望城坳一帶打進城來這才證明。方軍長說：『敵人調虎離山的劣技又完了。』